

住进商务酒店，目睹城市繁华，惊叹故乡的发展。食宿舒适，乐有去处。然而，内心却五味杂陈。千里归途，只为缅怀母亲而来。如今，父母天国相聚，我也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，心里不禁戚然。

要返川了，再看一眼

故乡

◎余中华

本想住进故乡老屋，零距离触摸儿时睡过的木床，静静地聆听清风明月之下乡村夜晚的天籁之音。可孤独的小院已是蒿草深深，满屋的尘埃像是白露冬霜。屋梁上下，还有那隔间的篱笆上尽是大小相连接纵横交织的蜘蛛网，恰似难以攻破的“迷宫”……眼前的情形只容我观望不容我栖身。

曾想过到弟弟妹妹和姐姐家歇脚，但始终张不开口，迈不开步。按农村的传统，我是家中的男孩，依然是故乡的主人。可站在这片生我养我，让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土地上，突然觉得像坠入幽深沟谷一样，沦为云深不知处的境地，一股酸楚之味袭向心头。古人云：父母在人生尚有往来，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。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。

忙完母亲周年事宜，外甥培远在城里酒店安排家人团聚。酒过三巡，大哥说：“我们兄妹六人，天南海北的，现在因为父母之事还能聚在一起，想想下一代再下一代，他们还能像我们一样如此开怀、如此相聚吗？想起来真可怕。”

哥哥的话，瞬时触及到我情感的痛点。是呀！下一代再下一代能否如此相聚？我们的亲情源于父母共同的血脉，源于同享故土的哺育，源于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，源于浓浓的乡愁和成长的记忆……亲情弥足珍贵，让人饱含热泪。

离别依依，返川在即，泪眼婆娑的我忍不住再看一眼故乡。

再看一眼故乡的老宅。老宅是孕育我生命和成长的地方，对它的情感依恋当然不言而喻。我也曾以《故乡的老宅》为题，著文抒发内心的感怀。江有源树有根，老宅是根植于血脉里面的东西，也是我魂牵梦萦之地。

老家现在的老宅依旧保持原有的轮廓，只不过老宅上的房屋历经岁月风雨，土墙已经坍塌，后期建起砖瓦房因长期无人居住，屋顶和墙体也开始出现大小不等的裂缝。自母亲走后，老宅很少再有人打理，院子里长满齐腰深的蒿草。这个盛满我童年欢笑，装满兄弟姊妹打闹的地方，当年的喧嚣似乎成了历史，留下的只有凄凉的记忆。

院子里曾经的鸡窝、狗窝、柴垛、地窖等农家特征的基本设施早已销声匿迹，我也仅能在记忆的时光里刻舟求剑。走进老屋，看到母亲曾用的蚊帐依旧、衣柜依旧、喜欢的物饰依旧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，眼前霎时闪现母亲忙碌的身影和和蔼慈祥的模样。

迈出老屋，空中传来布谷声声，让我忽然想起儿时河沟里逮鱼捉虾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情形。睹物思人，老屋物件物品总能在我的情感上泛起阵阵涟漪。老宅，虽仅巴掌之大，但是我心中的圣地，时时散发着爱与被爱的味道，安放着我灵魂的衣钵，储存着我心底的温暖。

再看一眼门前的小树林。家中门前坡下的小树林，便是我成长的快乐天地。鲜活的画面至今还让我念念不忘。记得月光如银的夜晚，小伙伴手提马灯忽东忽西像条火龙在游弋，不远处的蛙声此起彼伏。他们或去大部队看电影，或在林间摸蝉。乡村的夏夜虽宁静，但富有生机。

那时的小树林林木茂盛，挡风遮阳。炎夏之时，捡个破麻袋铺在地上纳凉小憩十分惬意。有时酣睡正浓，突然雷声阵阵，醒来大雨倾盆，忽发现毫发无损。原来稠密的树叶为我挡住了风雨，庆幸之余飞快地向家跑去。

后来，树木长成了大树，村民用它建房或打家具，一茬接一茬，一轮又一轮，林木茂盛至今。望着眼前风景如画的小树林我幡然醒悟：我们做人岂不应像树木一样，

年轻时不断成长壮大自己，成为社会有用之才；年老时不断沉淀自己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。

再看一眼故乡的麦田。故乡的麦田浩瀚无比，风吹麦浪，似碧波荡漾。望着麦田，沐浴着麦香，曾经的岁月如翻滚的麦浪浮现于眼前。

困难时期，我家张嘴要吃的多，干活的少，父母累死累活一年到头依旧入不敷出。年幼的我懂事尚早，特别体谅父母的不易，每逢午收都会去麦田里捡麦头，哪怕烈日炎炎，哪怕刮风下雨，从不缺席，从无怨言。麦茬刺破了双脚，麦糠刺挠着身体，已不算个事儿。

可在那个人人都对粮食特别爱惜的年代，社员抢收干得特别认真。有时，辛苦一天也捡不到几颗麦穗。于是，悄悄地与登峰、海棠等小伙伴干起“偷麦”的丑事来。我把稍粗的铁条弯成“7”字形，把上端砸扁磨细，制成一个小巧的镰刀，趁人不备钻进麦田。当然，目的不必明说。

由于工具钝化，用力过猛，麦穗没有割下来，却割住了自己的小腿。寸长的伤口顿时血肉模糊，我急忙从田里里一把碎土往伤口上敷一敷，随后一瘸一拐逃出麦田。这件事虽然不光彩，但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，让我过早地认识到生活的不易，为我的成长注入了坚强的基因，也为日后正确面对人生的曲折坎坷提供了精神力量。

再看一眼故乡的小路。小路便是我家通往村小的路，这条路也是我心中最美的路，它埋葬着我的童年，开启了我求知的春天。

读一年级时放学回家，为保持老师要求的队形，在这路上我拉过裤子，憋得到了极致；余老师痛风时，在这路上我用架子车拉他去往学校；风雨袭来时，在这条路上，我身披麻袋，挽起衣裤光脚狂奔；和同学边走边闹，在这条路上，我笑声不断；胸佩大红花手持红奖状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为父母长过脸……

如今，眼前曾经的小路也实现了华丽转身，路变宽了，路面铺上了柏油，人们结束了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身泥的历史，小路变成了通往美好幸福的康庄大道，见证了时代变迁，也见证了故乡的发展。

再看一眼父母的坟茔。北方有缅怀老人周年的传统，母亲周年，意味着与我们永别整整一年了。伫立于父母的坟茔，心中无尽酸楚。

我的父母均为地地道道的农民，终生吃过没文化的苦头，把子女的教育看得比天还高。六个子女除了大姐的特殊情况外，基本上都读过书，这在当时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。但父母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，父亲积劳成疾曾昏厥于田间，母亲把日子过得比树叶还稠。为了生活，文盲父亲走南闯北，个个辛酸或许只有自己知道。

当我们成家立业后，没享过一天福的父亲却撒手人寰，这也成了我们姊妹心中永远的痛。母亲虽然高寿，但我这个做儿子的做得特别差劲，多少次想着工作，多少次找些莫名的理由，对母亲的孝敬未能做到体贴入微，留下此生最大的遗憾。现在，我一家三口客居蜀地，逢年过节到父母坟茔上烧个纸也成了一种奢望。

再看一眼父母的坟茔，我感怀万千。我会把对父母的缅怀转化为传承他们厚道、善良、勤劳、节俭的精神品质，让父母留下的家风薪火相传。

……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”写着写着，耳边忽然飘来齐豫的老歌，我怔了怔神，禁不住叩心自问：远方远吗？远方不远，远方就在游子心间。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5月8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：边强

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五色海

【第1191期】